

# 澳華新文苑

## 第1117期

### 《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前言 何與懷

三十年前，1993年11月1日，澳洲政府宣布對因“六四”天安門事件滯留澳洲的“四十千”中國留學生給予永居。本書的撰寫與出版，是“四十千”居留澳洲三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的一個項目，系列活動取名“歲月無痕 大地留印”，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和澳洲新藝術聯合會共同主辦。

沉重的輪匙  
敲打着歲月——  
留不下  
一絲痕跡

歲月  
無刃  
劃過人生——  
處處傷痕

心  
若與歲月的質量一致  
將——  
毫無痕跡

他們在嬗變中表現掙扎、進取、成功所創作和出版的文學藝術作品。全書除對本人介紹的附錄外，分為六輯。第一輯是作者為有關文集撰寫的序言、前言。第二輯是多角度漫談上世紀九十年代澳華留學生的生活及思想狀況和反映其狀況的留學生文學。第三輯是討論澳華留學生文學的“衰落與嬗變”，並簡談澳華文學這塊“不斷崛起的新大陸”的顯露與現狀。這三輯論述澳華文壇作家詩人近百年，並涉及一些富有爭議的話題。第四輯是紀念那一代移民中不幸去世的三位文化人：劉維群、李普和武力；第五輯是對書法家也是詩聯家的梁小萍的長篇評介，她堪稱為“一道跨越東西文化的亮麗彩虹”。第六輯是評介三位各不相同但均有非凡成就的澳華畫家：王旭、沈少民和沈嘉蔚。

相約澳洲！幾十年來，本人以極大的熱情關注他們的掙扎、進取與成功，現謹以此書作為一個結晶，向他們致敬。我常常說，作為華裔移民文化人，作為華裔移民作家、詩人、藝術家，不管成就大小，都應該有一個信念，就是：我在哪裡，中華文化就在哪裡。我們自己對中華文化新的創造性的認識和實踐，為澳洲多元文化添磚加瓦，使其更加繁榮精彩。我們還應該有另一個信念，就是：“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引用宋朝著名詩人蘇軾的詩句，就是：“此心安處是吾鄉。”或者，以莎士比亞的《理查二世》裡的句語所說：“天堂之眼眷顧的所有地方，對於智者都是避風港和幸福之地。”的確，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安身立命的家鄉。我們都是“智者”，而澳大利亞就是“天堂之眼眷顧的地方”。作為澳大利亞華裔公民，我們都會從心底裡發出一聲肺腑之言：衷心感謝澳大利亞，一個堅守普世價值的國家！

辦這項紀念系列活動，也是回顧與彙報，向澳洲社會顯示這批移民三十年來在澳洲的經歷和成就。這是華人移民澳洲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是澳洲歷史重要的一部分。該系列活動不局限於三十年，更可以廣義地包含所有來澳定居的華人，不管是來了三十年，二十年，十年，甚至是剛來，大家都是同根同源，都是熱愛澳洲這片和平的土地並願意為之作出貢獻的人。

的確是一言難盡的三十年！三十年裡，他們那一代移民，經歷過痛苦，也曾經彷徨。工作，家庭，愛情，親情，酸甜苦辣鹹，足可讓人思緒萬千。但是，那時他們風華正茂，精力充沛，懷抱夢想，承載著故土與國家、生存與尊嚴、命運與因緣、平凡與榮耀。今天回顧昨天，紀念過往，是為了展望更美好的未來。

本書取名“嬗變”，對四十千澳華留學生三十年紙上足跡進行了追蹤、發現與評介。所謂“紙上足跡”，即是

“四十千”留澳，那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

三十年，不過是歷史長河的彈指瞬間，但對這些澳華留學生來說，卻是他們人生旅程中意義重大的一站。因緣際會中，他們在這裡落地生根，枝繁葉茂，開花結果，自由地堅強地生活著。歲月無痕，大地留印！一位詩人寫道：

本書取名“嬗變”，對四十千澳華留學生三十年紙上足跡進行了追蹤、發現與評介。所謂“紙上足跡”，即是

“四十千”留澳，那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

（2023年7月2日於悉尼）

### 讀黑峰的雕塑《中華文化紀念碑》 劉虹

在被N個自信鼓吹性感之前它已然凝滯了幾十年  
不孔雅，內循環  
尚謙卑，知進退  
夕陽為它塗上回光返照的紅暈  
遺枝條枯萎  
都那麼含蓄，整了妝容  
不知用雪更多，還是用血  
它以上半身，向老邁的城樓  
永遠伸著嫩嫩的  
蘭花指  
精華其實在下半身  
與一貫稀缺的雄性荷爾蒙  
無關  
它當仁不讓的雌性氣質，扶穩了  
投懷送抱的姿態  
還示以背面闊釋拜訪哲學：

陰謀主智  
陰險論政兼二重人格  
陰損論技消極競爭  
眼見碑體從上面一路滑下去  
越到根部越越出了韻致  
越柔弱無骨，以便服侍權力  
——以委身  
它遂為抗拒移動，狠狠吞下了  
食不厭精，腳不厭小，成為  
國粹最精緻的部分  
小到站不穩更小的立足之地  
從而，讓風姿更搖曳了  
讓扭捏更天然了，讓脊梁  
更謙虛了，讓人  
更奴家了  
像碑座，葬死了所有步伐  
而裙擺一不小心，就撕開了

宮鬥劇或路線……鬥爭的帷幕  
悄悄拉，我從碑底上望——  
共襄盛世的不止儒法，也有釋道  
在這編織之網上攜手流轉  
共襄它凸凹有致的陰氣  
此刻與交際家的天氣一起，撞折了  
我仰望你的目光  
網際剛剛暗下通知：  
尺度要再再縮小！三寸蓮太夫。  
（修改於20230804）



黑峰雕塑《中華文化紀念碑》

### 夢游（微型小說） 池青橡

這非一篇純粹虛構的微型小說，其創作靈感源於作者類似的心路歷程。——題記

夜，太靜了，沒有一點兒聲響，所謂“萬籟俱寂”，除了偶爾傳來幾聲不知藏在哪兒的蟋蟀的叫聲。

夜，太暗了，不見一絲絲光亮，像被倒扣在一個大鐵鍋底，暗得怪瘡人的。

幾句澄清事實的話。

看到何老師的“下場”，向東心裡咯噔了一下：“有問題”的人和他們的子女，今後看毛主席的畫像還有個態度的問題：目光不可回避，要正視！不可咬牙！更不可目顯惡光！要和諧，最好嘴角微翹，玉齒微露……

此後，每到“早請示”“晚彙報”時，向東的神經就繃緊了：抬頭仰望；目不斜視；笑容可掬，如沐春風！

最讓向東揪心的，是那之後幾天，班團支書胡為找他談了一次心，主要是希望他能門私批修，注意自我改造，注意家裡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主動、徹底地與有問題的家庭劃清界線！現在正是組織上考驗他的時候。

（接上期）後來，大陸完全明白了：

我第一天找工，進廁所時傻了：澳洲單紙free，不僅找理free，鄉下廁所也free。這事怎麼任何回國人員都沒提過？我恍然大悟，海關一定懷疑我這個人是販毒的，或精神上有毛病。怎麼能拿一皮箱單紙入關？這在澳洲入關史上史無前例。

向東輕輕掀去蓋在肚臍上的毛巾毯，悄悄無聲地坐起，偷覷了一眼熟睡的第衛東，就小心翼翼地拉開蚊帳，溜下床去。

同睡一床的弟弟，比他小一歲，和他同校，念高一。只見他含糊地咕嚕幾句：“我爸不是特務！”向東一時緊張得佇立原處，沒敢吱聲。不一會兒，他翻了個身，又面朝裡睡去了，向東緊張得提到嗓子眼的心這才落回了原處。

在這種想法的支配下，向東只要一回到家，就會注意觀察父親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尤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曾把自己的分析講給弟弟聽，卻被罵了一句“神經病！”他不再嘮叨，決定憑一己之力，弄個“水落石出”！

大陸此文，其實並不止於幽默。它通過好像微不足道卻具有典型意義的素紙，道出當年兩國國情，包括經濟發展與文化素養，的巨大差別。很引起我感觸的，更是這兩段：

對單紙的研究再深化，就涉及政治了。請讓我們思考一下，如果中國的廁所也放一團單紙，能維持多久？會不會第一個人用完就順手放進皮包，帶回家去全家享用呢？

再進一步思考：全中國城鄉到那哪年哪月才能像澳洲單紙放在廁所，永遠free？

大陸顯然對他的同胞沒有信心，說“由此想到中國離世界文明還有一段距離”。我現在也沒有信心，盡管已經過去了三十年，盡管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裡有燈紅酒綠下路有凍死骨的巨大得可怕的貧富懸殊；有中共統治者為永保自身政權堅若磐石而刻意對國民施行鬥爭教育、愚民教育，造成一些民眾不但不貧窮而且愚昧而且極端損人利己並不一定出於貧窮卻整天琢磨非常低下的千方百計的互害手段。他們到了西方國家，居然還是惡習不改。比如什麼地方為有需要的窮人免費分發食物時，常有一幫華裔男女成群結隊在不停地重復領取，還會把不合口味的食材轉賣別人或直接扔進垃圾箱，有的甚至準備了很多套行頭來讓人難辨模樣。他們並不窮困，如此不知羞恥的踐踏公德的行為讓人目瞪口呆。

爸爸是不是特務？這是縈繞在向東心頭永遠的迷霧，永遠的心疼！向東曾不止一次地“責問”過父親：為什麼？為什麼？……可是，他的回答是永遠不變的：因為解放前夕，他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城工部的外圍學生組織，而後來，據說該城工部被國民黨敵特攻破、掌控，成了敵特機構，為此外圍學生組織也成了特務組織。

今晚，他在黑燈瞎火中，蹣跚地摸進了後房的房門。這是典型的福州三進式大宅的第二進右側的前室和後房。前室放一大床，睡著讀高中的向東兄弟倆。其父母睡在後房。前後房只一板之隔，有一門相通，僅用小木門閉著。每次竊聽行動，他都會把耳朵緊貼在門縫上，以判斷後房的動靜。可今晚，偏偏在這時，弟弟衛東輕聲打起了呼嚕，蟋蟀也振翅湧起了熱鬧……

大陸先生沉浸在往昔裡，研究每項說明是否正確。突然間他看見一件愛滋時代的像征品——性愛安全套。噢，現在已是2024年了，原來這麼容易，我們都老了。

我比較詳細引述此文，我想當年的澳華留學生今天看到三十年前對今天的描寫，一定百感交集，思緒萬千。

在《悉尼八怪》書中，赫然有一篇，超一寫的，寫來，標題是：“2024年11月1日”。說當年寫過一篇《……及我們三十多歲》的作家大陸先生依舊健在，雖然已是七十多歲的高齡，比起前幾年裡過世的幾位當年風流一時的專欄作家，倒一直是神清目爽，身體硬朗。幾年前大陸先生已很少出門了，經常走動的老朋友們因年事日高，也越來越少走動。偶爾通過手提屏電話聯絡一下，也實在因老眼昏花而看不真切。孩子們各有各的事要忙，外面車水馬龍變化很大，出門也少了許多的麻煩。這一天大陸先生出門，是為了去參加一個紀念館的落成。這個紀念館的全稱叫“中國留學生老人出資搞的。小輩人很少知道“留學生”這三個中文音節的確切意思了，似乎近似於上海人、廣東人和福建人等，但也好像是和移民、難民有些瓜葛。老人們還一直沿用這個稱呼，看來既有一份自豪，也時常帶出點滴的悲感。但現在即便是他們，也越來越少提起和用到這一稱呼了。

記得那天全班“早請示”後，班主任、數學老師何景麟（兼高二年段段長）講話，卻被學生、班級團支書胡為叫停並訓斥：“你這地主階級的老子賈孫，為什麼早請示時，眼睛不看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畫像，而是東溜西轉轉？你是心懷鬼胎，不敢正視？還是滿腹怨恨，不願仰望？”

何老師急得滿臉通紅：“我……”

胡為：“不要再負隅頑抗了！”

“打倒地主階級的老子賈孫，反動教師何景麟！”班上的“刺頭”賴明出乎意料地喊了一聲。隨即三三兩兩的同學附和著，稀稀拉拉、有氣無力地也嚷嚷兩下。

在《悉尼八怪》作為一個樣品，很有價值。那個年月，雜文隨筆是澳華文壇上作者隊伍最眾、作品數量最多、讀者面最廣、影響力最大的一種文學類別，是當時澳華留學生文學的一個顯著特色。雜文隨筆特別火紅，既有作者的原因也有讀者的原因，而作者或讀者，都是澳華留學生。

當年，澳華留學生剛到澳洲，他們就像飛出籠子的小鳥，有了飛翔的自由，眼界大開，卻又面臨著異域現狀的嚴峻考驗，經受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文化價值的碰撞，身份地位處在巨大落差中。《悉尼八怪》的作者就是

何老師急得滿臉通紅：“我……”

胡為：“不要再負隅頑抗了！”

“打倒地主階級的老子賈孫，反動教師何景麟！”班上的“刺頭”賴明出乎意料地喊了一聲。隨即三三兩兩的同學附和著，稀稀拉拉、有氣無力地也嚷嚷兩下。

頓時，何老師臉色煞白，嘴唇哆嗦著……他清楚地知道解釋不僅無濟於事，而且只會適得其反！前幾天，黨總支書記兼校長郝偉民被學生搗去兩顆大門牙，就因為被批鬥時，說了

他好不甘心，猶豫再三之後，終於用水手指伸進門縫，輕巧地頂起了小門門。他凝神屏息地來到父母床前，依稀見到他倆的睡影。

猛然，“當哪”一聲，他踢到了鐵尿壺上……

父母驚醒，電燈大亮……

只穿著短褲衩的父親大惑：“你這是幹什麼？！”

向東揉著“惺忪”的雙眼，裝出懵懵懂懂的樣子……

“你夢游啦？”穿著鬆垮的母親不解地問。

文說，大陸先生穿戴整齊，有一種異樣的

# 老人、垃圾、狗

在澳大利亞悉尼市的東部海岸有一個馬魯巴灣，海灣裡有金色的沙灘、怪石交錯的海岸、礁岩環抱的天然游泳池、日出和日落的攝影勝地、突兀的石台和平凹的天然音樂吧、陡峭的崖壁和滿壁的野花、蜿蜒靜謐的散步小道。還有，還有一些星星點點的垃圾，散布在小道和陸壁旁邊。

只見一個身材高瘦而略顯僵硬的本地澳洲老人，一手拎著一隻黑色的大塑料袋，一手拿著一個帶夾子的拾垃圾木桿，邊走邊掃視著小道的兩旁。他在一處陸壁邊停下，跨腿翻過不高的欄桿，一隻手放下垃圾袋後抓住了欄桿，另一隻手伸出木桿去夾野叢中一個被丟棄的快餐垃圾盒。桿子短了點兒，夠不著紙盒，老人於是鬆開了攔欄桿的手，欠著身子把桿子慢慢地伸向垃圾盒，而盒子正是在陸壁的“上等……”

“等等！”隨著這個喝停聲，只見一個中年的亞裔婦女，匆匆向這邊趕了幾步，伸直了手臂，把手中牽狗繩的套手環一端送到澳洲老人剛剛鬆開攔欄桿的那隻手中，讓繩子掛在欄桿上後，她蹲下身來緊緊抱住了繫在繩子另端的一隻大個子斑點狗。

“別冒險，草叢很滑，下邊是陸壁！”婦人對著老人

嚷嚷道。老人側臉遞給她一個感激的微笑，抓緊了繩子，欠著身子用夾子夾住了垃圾盒，然後帶著滿意的微笑步回到欄桿，跨過它，回到了小道上。

“你有一隻好漂亮的狗狗”，老人遞回繩子的同時對著婦人的大狗稱贊道。

“謝謝”，婦人見老人把垃圾盒放進了塑料袋，接著說道：“這可不是你的工作啊。”

“老天爺，這些垃圾在小道邊就像是放在我客廳的桌子上，我看不得它們呀！”說著，老人把雙眼又盯住了十來米外草叢中的一隻空塑料瓶子。

婦人也順眼看到了，只見她對那隻健碩的斑點狗用中文普通話喝罵道：“淘淘，快去把瓶子撿來！”叫做淘淘的那只大狗把盯住主人的眼光滑過主人手指，再轉向了遠處的那隻塑料瓶，接著它風馳電掣般地奔了過去。數秒鐘後，淘淘口裡銜著那隻塑料瓶跑了回來。它不知道要把塑料瓶交給老人還是交給自己的主人，不過奇妙的是，淘淘的眼光最後落在了老人手裡拎著的黑色塑料袋子上。

“好孩子！”老人樂呵呵地喊叫起來。婦人也笑著重復了一句：“淘淘，你真是個好男孩！”

食，只是味道頗鮮，也無那種令人齒頰留香回味無窮之感。

兒子對河豚魚皮情有獨鍾，那些我嚼不化的魚皮幾乎全由他包辦，津津有味。問他河豚之味如何？回說人們之愛此毒魚，實因是刺激和挑戰，敢以身試毒，過後自是拿來誇耀一番。

想不到這位讀洋書長大的兒子，竟有如此獨特見識，我不得不認同他的見解，食後對這天下盛傳的極品佳餚，覺得不外如此而略感失望。幸虧沒吃出意外，不然可真不值得吧。

在東京嚐到另類美味是“和牛”，也就是日本養殖的牛。這種牛是經過特別方法使之成長，給牛喝啤酒又要為牠按摩，目的是將脂肪融入肉內，而不像澳洲及美國牛肉，油脂與瘦肉分開。超市出售的和牛共分四等，最高級每公斤換算後等同270美元，第四等是118美元。和牛肉入口柔軟，鬆化可口，滿嘴油膩，感覺極佳，但實不宜多食，有礙健康。進口的澳洲上等牛肉，每

# 河豚、和牛與鯨魚

前往日本探視三兒明哲，在東京讀到一冊推廣旅遊及學習簡單日語的日本漫畫，其中一則描寫洋女婿與新婚太太歸寧探親。該洋人因貪嘴食河豚，當場中毒，等不及救傷車到達竟已命喪黃泉。漫畫中的告誡遊客切勿以身涉險，不要隨便食用河豚。

河豚又名雞泡魚，久聞其大名，亦知因其美味過於誘惑，竟傳聞有人拼死食河豚而丟命的事發生。日本每年都有數十人食此毒魚而喪生，明知有毒，卻敢以身試險，可見河豚的引誘有多大。

這種毒魚食了會致死，皆因殺魚解剖時割破其膽囊，膽汁滲到魚肉，魚肉沾上膽汁即變成劇毒無比的毒肉，吃後往往來不及救治而返魂無術了。

如此劇毒之食物，東京竟有餐廳經營。那天經過一家這類獨特的餐館，門前大缸內養著十來條游動的河豚招徠，即時拍下照片。毒魚不算大，魚皮有斑斕花紋，頗為美觀。

問兒子是否食過，他說已品嚐好幾次了。經他解答，始知這類餐館的廚師，都考有剖殺河豚證書。那些貪嘴而喪命者多是在農村或漁村，不懂剖殺，處理不慎讓毒膽汁溢出來才發生悲劇。

我聽後竟也心動，餐館取費貴，若不安全，政府怎會發出執照讓其經營？人命關天，法官國家應會慎重。何況兒子也已試過多次，人在東京，有此機緣，那能錯過呢？於是對兒子說，也想試試這種極品佳餚。

沒想到內子聽後花容失色，堅決反對。本可以在餐館大快朵頤，竟因而失之交臂，心裡始終難於釋懷。那天兒子大展身手，要親自下廚，往超市購買海鮮時，我無意發現有河豚出售。魚肉及魚皮經已切成細片，每公斤約150澳元，心中一喜，即拿起精緻包裝的一盒放入手推車，與明哲相視微笑。

晚餐時，那碟河豚放在我面前，內子知道後，已成定局。白色的肉片，與其他魚類並無多大分別。魚皮較厚，入口爽脆且較硬，嚼嚙良久還是無法吞嚥；兒子卻說送酒最妙，要的就是那難嚼的脆耐。

我撿起一塊傳統中的人間美味河豚肉，放入熱湯中一滾即拔出，慢慢細品。和我期待中的至高享受大有出入，清新細嫩的魚肉，和鮭魚、鱈魚甚至越南盛產的生魚（用來煮越南傳統酸湯）並無太大分別。接下來蘸點芥末生

心水

不化的魚皮幾乎全由他包辦，津津有味。問他河豚之味如何？回說人們之愛此毒魚，實因是刺激和挑戰，敢以身試毒，過後自是拿來誇耀一番。

想不到這位讀洋書長大的兒子，竟有如此獨特見識，我不得不認同他的見解，食後對這天下盛傳的極品佳餚，覺得不外如此而略感失望。幸虧沒吃出意外，不然可真不值得吧。

在東京嚐到另類美味是“和牛”，也就是日本養殖的牛。這種牛是經過特別方法使之成長，給牛喝啤酒又要為牠按摩，目的是將脂肪融入肉內，而不像澳洲及美國牛肉，油脂與瘦肉分開。超市出售的和牛共分四等，最高級每公斤換算後等同270美元，第四等是118美元。和牛肉入口柔軟，鬆化可口，滿嘴油膩，感覺極佳，但實不宜多食，有礙健康。進口的澳洲上等牛肉，每



東京餐館窗水缸的河豚（心水攝）

公斤只售48澳元。不知何故，日本人多不購買美國輸進的牛肉。

日本捕鯨船到處被綠色環保份子包圍抗議，他們卻宣稱是為了科研之用；但鯨魚肉竟在超市公開發售，完全是商業目的而無視世人反對。因為好奇，想試試鯨魚肉有何吸引，致令日本不願引起國際強烈反感而一意孤行？終於說服兒子，同意我購買最少份量的鯨魚肉一百公克，售價換算後約15美元。令我大感意外的是，鯨魚肉像極了牛肉，若非包裝注明，真不敢相信拿在手上的竟是鯨魚肉。回家當成“牛排”油煎，也試著放入上湯滾熟，滾熟入口細品，很像食豬肝。鯨排全不像魚，沒什麼特別味道，連牛肉還不如。

生平沒食過的河豚、和牛與鯨魚，到東京都已有機會品嚐，了卻心願。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世間再好的食物，無非是口欲強弱優劣的分別。也就是滿足舌尖味蕾入口刺刺的感覺，進入腸胃，再無好壞、上下等級之別了。

食河豚不小心會喪命，和牛肉成是脂肪，鯨魚肉水銀含量極多。這些貴重的食品，說成是有一條好魚，還比不上在近富士山的箱根區，花二百日圓買的一條烤番薯，享受到燙熱馨香的好味道，食後對身體會更有益呢。（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八日於墨爾本仲冬。）

處於這種境況。正如為本書作序的原澳洲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周思（Nicholas Jose）先生所指出，他們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大城市，受過良好教育，富有進取精神，懷著極大的期望來到澳洲，希望所受的專業教育與知識可以有有用武之地。但是，幾乎一落地澳洲，他們便發現這並不容易，不像原先預期的那樣輕而易舉。難以適應的體力勞動、金錢的窘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異、時刻面臨被趕回中國的居留難題，讓他們身心備受折磨。排遣壓力直泄苦難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當時中國留學生中出現的沉迷賭博現象和男女同居甚或嫖娼現象，但對喜歡弄文舞墨者，最痛快的宣泄還是把心頭千思萬緒公諸於文字。而把各種困境和斑斕見聞，把要解決的又繁雜又嚴重又迫切的問題，把極不穩定的生活中的複雜感受思想情緒，最方便宣泄並及時反映出來就是通過雜文隨筆了。那時大家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奔波忙碌，沒有足夠時間撰寫或閱讀大篇幅的東西，雜文隨筆短小精悍，文學要素也不像小說、詩歌那麼不好掌握，於是生活中那怕點滴的感受便立竿見影地通過雜文隨筆發出來。

我把這本文集稱為《澳華留學生文學一朵奇葩》。奇葩者，當然是褒義。正如周思先生所作的評價，“悉尼八怪”很個人化的雜文，向世界展示了一個獨特的難以捉摸的微笑——一個中國人在困境中所能展現的微笑，其中隱藏著更為深刻的情感：順從、苦楚、懷舊、玩世不恭與憤世嫉俗。《悉尼八怪》他們這部忠實記錄了一段特殊歲月，就像一系列跨越文化的實際活動的快照，潑辣，諷刺，尖銳，令人拍案驚奇。

這八位雜文高手為我們留下一份文學珍品。（2023年7月3日於悉尼。本文選自《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一書。）

# 困境中的含淚幽默 澳華留學生雜文奇葩《悉尼八怪》何與懷

（接上期）後來，大陸完全明白了：

我第一天找工，進廁所時傻了：澳洲單紙free，不僅找理free，鄉下廁所也free。這事怎麼任何回國人員都沒提過？我恍然大悟，海關一定懷疑我這個人是販毒的，或精神上有毛病。怎麼能拿一皮箱單紙入關？這在澳洲入關史上史無前例。

大陸此文，其實並不止於幽默。它通過好像微不足道卻具有典型意義的素紙，道出當年兩國國情，包括經濟發展與文化素養，的巨大差別。很引起我感觸的，更是這兩段：

對單紙的研究再深化，就涉及政治了。請讓我們思考一下，如果中國的廁所也放一團單紙，能維持多久？會不會第一個人用完就順手放進皮包，帶回家去全家享用呢？

再進一步思考：全中國城鄉到那哪年哪月才能像澳洲單紙放在廁所，永遠free？

大陸顯然對他的同胞沒有信心，說“由此想到中國離世界文明還有一段距離”。我現在也沒有信心，盡管已經過去了三十年，盡管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裡有燈紅酒綠下路有凍死骨的巨大得可怕的貧富懸殊；有中共統治者為永保自身政權堅若磐石而刻意對國民施行鬥爭教育、愚民教育，造成一些民眾不但不貧窮而且愚昧而且極端損人利己並不一定出於貧窮卻整天琢磨非常低下的千方百計的互害手段。他們到了西方國家，居然還是惡習不改。比如什麼地方為有需要的窮人免費分發食物時，常有一幫華裔男女成群結隊在不停地重復領取，還會把不合口味的食材轉賣別人或直接扔進垃圾箱，有的甚至準備了很多套行頭來讓人難辨模樣。他們並不窮困，如此不知羞恥的踐踏公德的行為讓人目瞪口呆。

關於這個大陸留學生紀念館，陳設是這樣的：紀念館中寶物不少，牛仔衣、褲、包，加上耐克球鞋，據說當年好些人都是穿著這一套來的，幾乎跟制服差不多。還有電飯煲、切菜刀等也都是隨身攜帶而來。有一件較為珍貴的收藏品是一張1989年墨爾本的公交周票。該票實際日期為5月10日，經偽造，成為5月18日，延長了使用壽命，創造價值不下於六元五角。說明中介造假的工具為燒焦的火柴頭，手法做工極為精緻，維妙維肖。說明上並註明目前存世的僅有兩枚。

大陸先生沉浸在往昔裡，研究每項說明是否正確。突然間他看見一件愛滋時代的像征品——性愛安全套。噢，現在已是2024年了，原來這麼容易，我們都老了。

我比較詳細引述此文，我想當年的澳華留學生今天看到三十年前對今天的描寫，一定百感交集，思緒萬千。

《悉尼八怪》作為一個樣品，很有價值。那個年月，雜文隨筆是澳華文壇上作者隊伍最眾、作品數量最多、讀者面最廣、影響力最大的一種文學類別，是當時澳華留學生文學的一個顯著特色。雜文隨筆特別火紅，既有作者的原因也有讀者的原因，而作者或讀者，都是澳華留學生。

當年，澳華留學生剛到澳洲，他們就像飛出籠子的小鳥，有了飛翔的自由，眼界大開，卻又面臨著異域現狀的嚴峻考驗，經受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文化價值的碰撞，身份地位處在巨大落差中。《悉尼八怪》的作者就是

處於這種境況。正如為本書作序的原澳洲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周思（Nicholas Jose）先生所指出，他們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大城市，受過良好教育，富有進取精神，懷著極大的期望來到澳洲，希望所受的專業教育與知識可以有有用武之地。但是，幾乎一落地澳洲，他們便發現這並不容易，不像原先預期的那樣輕而易舉。難以適應的體力勞動、金錢的窘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異、時刻面臨被趕回中國的居留難題，讓他們身心備受折磨。排遣壓力直泄苦難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當時中國留學生中出現的沉迷賭博現象和男女同居甚或嫖娼現象，但對喜歡弄文舞墨者，最痛快的宣泄還是把心頭千思萬緒公諸於文字。而把各種困境和斑斕見聞，把要解決的又繁雜又嚴重又迫切的問題，把極不穩定的生活中的複雜感受思想情緒，最方便宣泄並及時反映出來就是通過雜文隨筆了。那時大家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奔波忙碌，沒有足夠時間撰寫或閱讀大篇幅的東西，雜文隨筆短小精悍，文學要素也不像小說、詩歌那麼不好掌握，於是生活中那怕點滴的感受便立竿見影地通過雜文隨筆發出來。

在《悉尼八怪》書中，赫然有一篇，超一寫的，寫來，標題是：“2024年11月1日”。說當年寫過一篇《……及我們三十多歲》的作家大陸先生依舊健在，雖然已是七十多歲的高齡，比起前幾年裡過世的幾位當年風流一時的專欄作家，倒一直是神清目爽，身體硬朗。幾年前大陸先生已很少出門了，經常走動的老朋友們因年事日高，也越來越少走動。偶爾通過手提屏電話聯絡一下，也實在因老眼昏花而看不真切。孩子們各有各的事要忙，外面車水馬龍變化很大，出門也少了許多的麻煩。這一天大陸先生出門，是為了去參加一個紀念館的落成。這個紀念館的全稱叫“中國留學生老人出資搞的。小輩人很少知道“留學生”這三個中文音節的確切意思了，似乎近似於上海人、廣東人和福建人等，但也好像是和移民、難民有些瓜葛。老人們還一直沿用這個稱呼，看來既有一份自豪，也時常帶出點滴的悲感。但現在即便是他們，也越來越少提起和用到這一稱呼了。

《悉尼八怪》作為一個樣品，很有價值。那個年月，雜文隨筆是澳華文壇上作者隊伍最眾、作品數量最多、讀者面最廣、影響力最大的一種文學類別，是當時澳華留學生文學的一個顯著特色。雜文隨筆特別火紅，既有作者的原因也有讀者的原因，而作者或讀者，都是澳華留學生。

當年，澳華留學生剛到澳洲，他們就像飛出籠子的小鳥，有了飛翔的自由，眼界大開，卻又面臨著異域現狀的嚴峻考驗，經受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文化價值的碰撞，身份地位處在巨大落差中。《悉尼八怪》的作者就是

處於這種境況。正如為本書作序的原澳洲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周思（Nicholas Jose）先生所指出，他們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大城市，受過良好教育，富有進取精神，懷著極大的期望來到澳洲，希望所受的專業教育與知識可以有有用武之地。但是，幾乎一落地澳洲，他們便發現這並不容易，不像原先預期的那樣輕而易舉。難以適應的體力勞動、金錢的窘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異、時刻面臨被趕回中國的居留難題，讓他們身心備受折磨。排遣壓力直泄苦難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當時中國留學生中出現的沉迷賭博現象和男女同居甚或嫖娼現象，但對喜歡弄文舞墨者，最痛快的宣泄還是把心頭千思萬緒公諸於文字。而把各種困境和斑斕見聞，把要解決的又繁雜又嚴重又迫切的問題，把極不穩定的生活中的複雜感受思想情緒，最方便宣泄並及時反映出來就是通過雜文隨筆了。那時大家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奔波忙碌，沒有足夠時間撰寫或閱讀大篇幅的東西，雜文隨筆短小精悍，文學要素也不像小說、詩歌那麼不好掌握，於是生活中那怕點滴的感受便立竿見影地通過雜文隨筆發出來。

在《悉尼八怪》書中，赫然有一篇，超一寫的，寫來，標題是：“2024年11月1日”。說當年寫過一篇《……及我們三十多歲》的作家大陸先生依舊健在，雖然已是七十多歲的高齡，比起前幾年裡過世的幾位當年風流一時的專欄作家，倒一直是神清目爽，身體硬朗。幾年前大陸先生已很少出門了，經常走動的老朋友們因年事日高，也越來越少走動。偶爾通過手提屏電話聯絡一下，也實在因老眼昏花而看不真切。孩子們各有各的事要忙，外面車水馬龍變化很大，出門也少了許多的麻煩。這一天大陸先生出門，是為了去參加一個紀念館的落成。這個紀念館的全稱叫“中國留學生老人出資搞的。小輩人很少知道“留學生”這三個中文音節的確切意思了，似乎近似於上海人、廣東人和福建人等，但也好像是和移民、難民有些瓜葛。老人們還一直沿用這個稱呼，看來既有一份自豪，也時常帶出點滴的悲感。但現在即便是他們，也越來越少提起和用到這一稱呼了。

《悉尼八怪》作為一個樣品，很有價值。那個年月，雜文隨筆是澳華文壇上作者隊伍最眾、作品數量最多、讀者面最廣、影響力最大的一種文學類別，是當時澳華留學生文學的一個顯著特色。雜文隨筆特別火紅，既有作者的原因也有讀者的原因，而作者或讀者，都是澳華留學生。

當年，澳華留學生剛到澳洲，他們就像飛出籠子的小鳥，有了飛翔的自由，眼界大開，卻又面臨著異域現狀的嚴峻考驗，經受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文化價值的碰撞，身份地位處在巨大落差中。《悉尼八怪》的作者就是

處於這種境況。正如為本書作序的原澳洲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周思（Nicholas Jose）先生所指出，他們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大城市，受過良好教育，富有進取精神，懷著極大的期望來到澳洲，希望所受的專業教育與知識可以有有用武之地。但是，幾乎一落地澳洲，他們便發現這並不容易，不像原先預期的那樣輕而易舉。難以適應的體力勞動、金錢的窘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異、時刻面臨被趕回中國的居留難題，讓他們身心備受折磨。排遣壓力直泄苦難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當時中國留學生中出現的沉迷賭博現象和男女同居甚或嫖娼現象，但對喜歡弄文舞墨者，最痛快的宣泄還是把心頭千思萬緒公諸於文字。而把各種困境和斑斕見聞，把要解決的又繁雜又嚴重又迫切的問題，把極不穩定的生活中的複雜感受思想情緒，最方便宣泄並及時反映出來就是通過雜文隨筆了。那時大家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奔波忙碌，沒有足夠時間撰寫或閱讀大篇幅的東西，雜文隨筆短小精悍，文學要素也不像小說、詩歌那麼不好掌握，於是生活中那怕點滴的感受便立竿見影地通過雜文隨筆發出來。

文說，大陸先生穿戴整齊，有一種異樣的



“悉尼八怪”漫畫（悉尼的大陸、阿忠、袁璋、楚雷、釣駁客、超一、蓮花一詠，以及墨爾本的高寧。）



在《華聯時報》舉辦的一場讀者與作家互動的晚會上。左第一人為總編呂寧思，左二微露頭者為黃曙光，左三穿黑上衣者為“悉尼八怪”之一蓮花一詠，左四人為專欄作家楊鴻均，左五為“悉尼八怪”之一楚雷，左七為“悉尼八怪”之一袁璋，左八為《華聯時報》創辦者之一周淮，左九為“悉尼八怪”之一阿忠，左十為“悉尼八怪”之一釣駁客，最右邊的是《華聯時報》的掌門人張燕波先生。此照片由蓮花一詠（賈詠）提供。